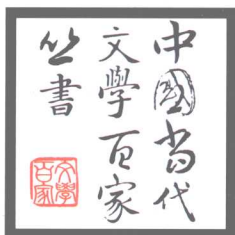


白桦

小说精品集
白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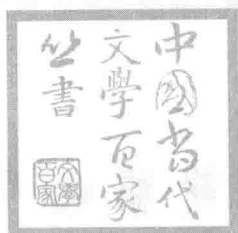


南海出版公司

白桦

小说精品集

白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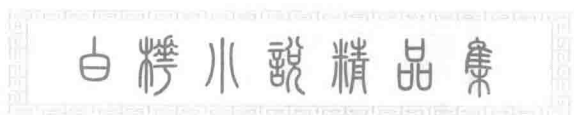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白桦小说精品集 / 白桦著. — 海口 : 南海
出版公司, 2012. 10
(中国当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442-63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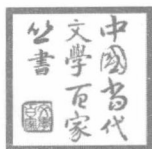
I. ①白… II. ①白…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5005 号



作 者 白 桦
总 策 划 杨成春
执行策划 施 晗
责任编辑 王海荣
封面设计 布宪勇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 5 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362-7
定 价 29.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中国当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任：林 非

副主任：范小青 雷抒雁

编 委（按笔画顺序排列）：

牛 汉	王充闾	王宗仁	王海荣	王 飞
王芝香	卞毓方	韦卢欣	方 杰	白 桦
石 英	龙 妍	尧山壁	苏叔阳	肖复兴
张梦阳	杨成春	陈 立	宋亦芳	范小青
林 非	林 莽	赵丽宏	贺敬之	祝 勇
施 晗	胡晶华	凌鼎年	原雪艳	陶栋宇
储福金	雷抒雁			

总 策 划：杨成春

执行策划：施 晗

责任编辑：王海荣



作者简介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剧作家、电影剧作家、诗人、小说家。1945年开始写作，1947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长期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和文学创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搁笔多年。1964年重新入伍。1985年转业到上海。198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并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二十余所大学做巡回演讲。长诗有《孔雀》《从秋瑾到林昭》等。诗集有《白桦的诗》《我在爱与被爱时的歌》《长歌和短歌》等。长篇小说有《妈妈呀！妈妈》《哀莫大于心未死》《远方有个女儿国》《蓝铃姑娘》等。话剧有《曙光》《吴王金戈越王剑》等。电影剧本有《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最后的贵族》《诗人李白》《苦恋》等。另有文集四卷。作品曾被译成英、法、德、韩等多国文字。

有时之如此，我们却要~~以~~要像卫生。

一类的良性进位，保卫人同类的幸福！

中日两国关系的反比传统永远不会中断，这是历史形

势所决定的，战争也不会使之中断！

我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有权威性的知识，~~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生，~~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利、历史、文化、眼前以及长远的利益所决定的！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我们~~经济~~经济关系民族的文化希

前言

在新时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格局下，编选一套有规模有实力的当代文学选本，不能不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次编选的作品大多数来自作家自选的精品，或是经由资深文学编辑遴选成书，全套书在内容编选上突出强调名家的文化品格和所写时代的精神风貌。

此次选本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作为重点来考察研究，因为她呈现当下的状态，从中我们可以探索当代文学的不足以及其未来走向。这一文学时段，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后，商品意识自然融进社会的各个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调整。八十年代呈现的是文学狂欢的盛宴，九十年代作家在“共名”状态的一元格局被打破，文化的多元化应运而生。在文学创作上，作家开始从宏大的叙事题材转向个人的“一地鸡毛”，特别是对民间立场的觅见和认同，身份开始从坐班转向了流民；进入二十世纪末，文化环境出现产业化思潮，对作家创作带来严重困扰：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们不能维系以启蒙和精英为元素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同时由于时代的影响，他们本身也开始对自身的精神标签产生了疑虑和动摇。

“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多数时期都处于一种意识“共名”状态，一种思想主题支配一个时代的文化，比如“五四”的反帝反封建和个性解放、抗战的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等。“共名”基本概括了一个时段的文化思潮，作家只要通过作品阐释或反映这一思潮，就会被这个时段认可，但是在这种文化状态下，作家的艺术独创性往往被掩盖，个性因素很难彰显出来，他不能与“共名”造成对立，否则就会出局，而作家的独立品格往往是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离开了独创性，只能是臃肿的文学。与“共名”对立的“无名”，也不是说没有时代主题，它通常是指多种主题并存，无法达成“共名”的状态。在三十年代出现过短暂的“无名”状态，由于军阀割据混战，导致地域交流阻塞。比如京派文学、南京的民族主义、上海左翼以及东北流亡文学等多种对立的文学思潮共生的局面，其间有冲突和斗争，不管怎样融合都无法达成“共名”，这个就有点像无名的文化状态。九十年代的文学不难发现它所具有的“无名”特征与三十年代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从文学本身打破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线性发展，凸显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状态，多种文学走向并存发展，表现强劲的多元价值取向。比如主旋律文学由官方掏银子供养，消费文学以获得大众认购为目标，纯文学只要圈子内的人认可或一些小众读者，形成官方、知识阶层和草根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多层次的复合文化结构给出文学多种走向的自由，这样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转向，即使许多作家的写作视点非常接近，也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生发对所处时代的体念和看法，几乎每个作家笔下都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世界，渗透其个体生命最隐秘的部分。“共名”时代的消亡使得作家放手开拓个人心理空间的写作实验，转向贴近生活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新生代作家应时而生。

上世纪末包括现今都是一个文学碎片的世界，不同的作家立场不同，各自按自己的观念出牌，这样看起来很乱，有些文本令读者感到陌生，但是她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制约，让文学在社会文化空间发出更多独立真实的声音。

文学是人类呼吸的器官，作为编辑出版人员，我们有义务传承一些健康洁净的文学作品，时下的网络文学泥沙俱下，无法从中遴选经典。我们只能选取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文本，给本世纪提供一套具有恒久性的当代文学名家选本，是传承和研究当代文学的需要。

“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我认为自己遭遇了最糟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虽然没有像布鲁姆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混乱时代”的种种文学征兆在作家的文学实践中也是很常见的。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界虽然浮出一些重要作家，诞生一批不可忽略的作品，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写作经验技巧都得到扩张，但是面对物质化的时代，面对利益阶层重新分配和伦理体系不断颠覆的人性场景，一些作家不断沉溺于某种焦虑和失落的精神状态，缺少慎思、缺少觅见、缺少悲伤。有些作品，要么屈服庸常，要么对公众聚焦的描红，要么对低俗趣味的宣泄等。文学的审美和教育功能十分鲜见，其功利性、实用性、媚俗性俯拾即是。文学不一定要恢复崇高，但是我们要在真正意义上找回文学内在的精神品格，这是对自身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与使命必须要做出的回答。萨义德曾说：“知识分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作家不是充当好大喜功的文学领袖，也不是迎合权力机制的工具。其内心深处始终对社会自然有一种与之呼吸同在的连体感觉，对大众从骨子里有一种体恤和亲密的挚情，对个体精神独立性的顽强坚守，对现实秩序敢于表达真理之音。高尔基曾说：“道出真理与实情，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艺术。”对阵这种巨大的挑战，我觉得作家们要有鲁迅那样的傲骨，用直面一切的勇气和力量道出民族精神内核的缺陷，披露历史暗藏的本质，还原大众生活的真相。只有穿透一切世俗的迷障，才能写出内涵深广的作品。

当下各种文学思潮一浪拍死一浪，文坛颓废和山头之风盛行，各种文学活动表面看起来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实际上成为一些商家敛财的外衣。回顾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有些作品展现人性或陷于人性中不能自拔，卑琐欲念、变态心理、性宣泄等充塞其中，虽然文学不一定要庄重，

但是这些猥琐要能给我们警示，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寻求阅读刺激。针对文学创作的这些境况，我们有感于主编一套当代文学百家的必要性，一方面规整写作者的精神姿态，另一方面给青少年学生以健康洁净的引导。“对于刚刚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人类史中最有奇特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高尚的东西”。

中国当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2012年3月



目录

前言

目录

红麻雀 / 001

鹰眼 / 009

沙漠里的狼 / 014

击筑者 / 026

沉船 / 039

血路 / 055

玫瑰色的矢车菊 / 091

指尖情话 / 118

啊！古老的航道 / 205

《文学报》2009年二月22日在江苏震泽举行的
白桦作品讨论会部分发言 / 232

红麻雀

我过去的学生夏华死于狱中。既非自杀，又非他杀；既无外伤，也无内伤。死的那个夜晚正是他应该出狱的前夕，只要等到太阳在高墙外升起，他就可以下“山”了（不知道为什么，犯人们都把监狱称之为“山”）。他自己也知道那是他在狱中最后一个夜晚。晚上九点半查号子的时候，张管教告诉他：

“你明天可以出狱了。”

据张管教事后回忆说：他听到这句话比听到终审判决“七年徒刑”还要让他吃惊，竟会发出一声惨叫，脸白得比狱墙还要白（狱墙在三天前刚刚刷了一层白石灰）。当时张管教没有看他，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由于大喜过望发出的一声惊叫。

“不过……”张管教发现他的精力很不集中，理所当然地厉声提醒他：“你听见了没有？”

夏华立即大声回答：

“听见了，张管教！”夏华在课堂上也有过走神的时候，我只要走到他面前轻轻地咳嗽一声，无论有多么轻，他都会打一个冷颤，并立即面红耳赤地站起来。

张管教好像不经意地对他说：

“今天夜晚少睡几个小时，填张表。”

“是！填张表……”但夏华很快就小声问了一句，“什么表？”

“社会关系调查表。”

“请问张管教，社会关系包括……”

“还用得着问？”张管教的嗓门又大起来，“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

“历史……”

“历史教授连什么是社会关系也没教你们？”

说来惭愧，我真没教过他们什么是社会关系。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社会关系的范围有多大，有一面之识的人是不是也算是社会关系，我这个学生在课堂上声音柔顺、目光羞涩，但固执己见，很难以理折服，他崇尚情操和情感。我在他身上花费的精力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当我讲到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专权，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太子李弘，接着为巩固大周皇帝的宝座，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残酷诛杀李唐宗亲和大臣各数千家……夏华立即就站起来发问，表示怀疑：

“母亲怎么会杀死自己儿子？当母亲在儿子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沉浸在儿子的泪水中，母亲能够忍心下令毒死他吗？我如果是武则天，连想也不会这么想，这显然是历代史家编造的故事。”

我振振有词地告诉夏华：

“母亲是武则天的自然属性，至高无上的皇帝是武则天的社会属性。权力的欲望使她的自然属性淡化到完全迷失，她和李弘的关系从母子异化为争夺皇位的死敌。所以她必须毒死阻挡她登上皇帝宝座必经之路的李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夏华很不满意我的解释，他请求我说说母子关系是怎样异化为死敌的，他们各自的心理过程……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说不出，因为我不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武则天，距离皇帝宝座何止十万八千里，无法体验，甚至也无法想象。”我只能一遍一遍地用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原理来论证这个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残酷现象。但夏华无法认同，他的一切疑问都基于感情。我不得不向他说：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认同不认同，李弘早在公元675年4月被武则天鸩杀。下课！”

后来我听说夏华触犯刑律入狱，立刻想到：为什么？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我也不问，因为不应该知道的事还是不知道的好。

张管教把一张非常完备而科学的表格留给夏华，告诉他：

“别填错了，给你笔。”

张管教交给他一支钢笔。他用双手接过笔。那天深夜，张管教和所有的夜班狱警都注意到夏华在埋头填写那份表。第二天清晨，张管教有意在起床号响过一刻钟才打开他的单身牢房，这才发现夏华倒毙在草垫上，那张表格的每一个空格都没有填。张管教非常非常意外，据说监狱长也非常非常意外，全狱在押犯人也非常非常意外。当然，他的老同学们，他的老父亲也都感到非常非常意外，他的老师——我更感到意外。夏华大学毕业时的论文是他自选的题目：《李煜论——一个历史的误会》，在论文中他提出了一百个假设，如果李煜不是一个国君，他将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伟大诗人；如果李煜不是一个国君，他将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伟大画家；如果李煜不是一个国君，他将是一位空前绝后的音乐家……结论是：君权不仅使社会历史发展停滞，而且毁灭天才……使得同学们都戏称他为：一百个如果！

夏华为什么会死在获释前夕？这是所有认识他、知道他的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狱方派张管教来找我，告诉我：正在解剖夏华的尸体。由于夏华在好几份交代材料里提到过我对他的影响比较大，我才幸运地成为狱方要调查的对象之一。我能够提供些什么呢？我只是夏华的一个前老师，我所知道的事只限于课堂之内。在课外，我和同学们几乎没有接触，凡是闯到我的住处来找我的同学，我都一律婉拒于门外：有问题请到课堂上提问。我这样做绝非不爱护青年，正因为我非常爱护他们才这样做。年轻人热情、纯洁、冲动，而冲动的矛头所向又很容易因时间、环境、空气压力而多变。我必须特别细心……看来我还是有预见的。我尽我所能把能够回想起来的一点一滴都告诉了张管教，然后我很冒昧地向张管教提了一个也许是不该提的问题：“夏华有没有留下遗言之类的文字？”有点文化的年轻人一般都会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留封绝命书或是绝命诗。张管教断然回答说：“没有，只有一篇类似小说的文章，看样子也不是那天夜晚写成的，使用的是他私藏的铅笔头和厕纸，写的是他当孩子的时候捉麻雀的故事，和他的死毫不相干，像一篇作文。”

“能不能给我看看，也许能看出点什么来……”

“可以，但愿您这位大教授能从他的这篇作文里看出点问题来。”张管

教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用报纸包着的厕纸，是那种极粗糙的厕纸，而且很黑，铅笔留下的字迹十分模糊。我表示希望他能把这叠文稿留在我手里，我可以仔仔细细地看，如果他方便，请他明天一早来取，也许我能告诉一点我的看法，或是发现。我保证特别小心，绝不会损坏这些既脆又薄的纸张。他很爽快就答应了我。

在夜深人静的书房里，台灯光像一把小黄伞那样，罩着我面前的一叠厕纸，我只好使用放大镜读着那些歪歪扭扭、半隐半现的文字。可以看得出，那些字差不多都是在光线很暗的条件下用手摸索着写出的。经常被意外的响动打断，留下不少残缺的字。有时写得很忘情，流利而潇洒。内容的确是一个捉麻雀的故事。

雪的白色把所有的红色都盖住了，那时的城乡曾经被称为红海洋，油漆店里的红油漆和绸缎庄里的红绸缎经常缺货。潮水一般的口号，毛主席语录歌、样板戏，各派对骂的吼叫都似乎被冷凝在寒风之中。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五年的冬天，八岁的我已经独立自主地生活了一年多了。母亲死了，父亲在“山”上下不来。我居住的那座简易楼，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像我一样享受着饥寒交迫下的绝对自由。上午十点钟，我的头还缩在被窝里不想伸出来。九平方米的小屋就是我的宇宙，全部家具是一张贴近东墙的床和窗前的一张小方桌，我不仅把这张小桌当做饭桌，也把它当做猎场，无师自通地在桌上用一根筷子支着一个夏天防苍蝇的罩，诱捕和我一样饥肠辘辘的麻雀。窗上的六块玻璃只剩下两块半，麻雀可以随时随地光临，不擦桌子的习惯很自然地在桌上留下了几颗饭粒，成为诱饵。我在支纱罩的筷子上拉一根细线，线头塞在我的枕下，用不着起床就可以操纵自如，很像当时的江青，她常常躺在床上给这一派或那一派红卫兵设圈套。我和她不同之处在于床，她的床一定既柔软又温暖，就像阳光下的云絮。至于我的床，就甭提它有多差了……床虽然很差，成绩还不错，下雪天往往一个早晨就能抓到三五只麻雀。对于麻雀真可以说是一片白色恐惧，可它们在被捕之前却毫无预感，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唧唧喳喳争吵不休，在我的窗台上长时间地大辩论，之后才分批跳过窗来，它们为了桌上那几颗凉得变了颜色的饭粒扇动着翅膀高歌起来。起先，还要向四周东张西望以后才敢啄一颗饭粒，啄了三颗饭